

大家庭

(北京曲艺团曲艺创作集)

北京出版社



大 家 庭

——北京曲艺团曲艺创作集

北 京 出 版 社

•1960年•

內 容 提 要

这里收集的四个說唱段子都是以城市人民公社的蓬勃发展为題材的，它們說明了城市人民公社产生的必然性，歌頌了城市人民公社在发展生产、組織人民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优越性，描述了群众白手起家大办街道工业的革命干劲，也反映了城市和广大居民面貌的改变。这些段子都演出过，受到群众的欢迎。

大 家 庭 (北京曲艺团曲艺創作集)

北京曲艺团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3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15/16 ·字数: 17,000

1960年6月第1版 196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統一书号: 10071·555 定价: (6) 0.10元

前 言

在我們伟大的毛澤东时代，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一日千里地飞跃发展，千千万万的英雄层出不穷，文艺工作者有责任用作品迅速地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歌頌先进的英雄人物，来鼓舞全国人民更加意气风发地建設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

我們北京曲艺团，自从大跃进以来，发挥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精神，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以后，从思想上认识到文艺必須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迅速地配合当前中心任务；作为文艺尖兵的曲艺，更应该及时地写新唱新。因此，全团不論男女老少、文化高低，人人动笔，互相修改，掀起了群众性的創作热潮。

直到現在，我們不論在外地巡迴演出，在工地、工厂劳动，也不分車上、船上、食堂、田間、炕头，听到好事就写，見到先进人物就唱，特別在配合各項政治运动中，更突出有力地起到尖兵作用。

北京城市人民公社正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这是首都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也是万众欢騰的喜事。千万人兴高采烈，千万人热誠地参加了生产，街道工业、服务站、食堂、托儿所风起云涌，浩大的声势和高涨的热情真是激动人心。我們和大家一样，欢欣鼓舞，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开展了

写公社、唱公社的活动，来歌颂这种蓬勃的声势。现在，我们从创作的段子中选了四篇，编成这本小书，虽然写作时间仓卒，不免粗糙，但是也反映了一些首都城市人民公社的灿烂光辉和人民生活万象更新的面貌。

紧密及时地配合政治运动，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繁荣曲艺创作，是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希望广大读者和曲艺界的朋友们多给我们指导和批评，使我们的创作水平更快地提高。

北京曲艺团

一九六〇年四月

統一書號：10071·555

定 价：(6)0.10元

目 录

紅 大 院 (山东快书)	王長友	刘司昌 (1)
白手起家 (北京琴书)	关学增	刘司昌 (11)
大 家 庭 (相声)	赵振鐸	赵世忠 (14)
一 家 人 (相声)	王長友	刘司昌 (20)

紅 大 院 (山东快书)

王长友 刘司昌

說的是椿树人民公社在宣武区，
哪！这个公社了不得，
各个工厂的工人干劲大，
为生产你追我赶夺紅旗。
这个公社有个“紅大院”，
那真是顆顆紅心向集体。
昨天我到这个大院訪問去，
还带上我的照像机。
穿大街，走小巷，
路北大門黑油漆。
我怎么越看越眼熟，
好像，似乎，仿佛很熟悉。
嗯！这个院，解放以前我来过，
那时候，在西屋住着我的亲戚。
我們的亲戚关系还不算远，
我管她婆婆娘家姥姥的外甥的奶奶的表妹她 嫂子 叫 二
姨。

(白) 这是什么亲戚？
我的亲戚早搬家了，
可是当时的情况我难忘記。
那时候这个院里实在乱，
又髒又臭遍地都是破垃圾。
院子里拉着绳子和竹竿，

乱搭着棉被、袜子、小褂和绒衣。

不留神碗碴儿扎了脚，

一低头，嘣，大竹竿碰了脑瓜皮。

尤其是每天清晨起，

各家都端出个做饭小炉子，

十五个炉子齐冒烟，

炉子之间好像有联系，

你冒的烟多，我比你冒的还多，

（白）那受得了吗！

呛得我嗓子发干流鼻涕。

演员的嗓子最宝贵，

当时可就出问题。

原来我能唱“一”字调，

这下子呛得我再也不能唱青衣。

（白）啊？唱青衣？我这么大块头，唱青衣哪行啊！不过通过这个事，说明那院的烟太呛人，真受不了，但是又没办法，谁家不做饭哪！

我今天一看很惊异，

漆黑的大门新刷的，

门上贴着一副对，

在旁边还有四面卫生小红旗，

对子上联是“紧紧跟着共产党”，

下联配“永远热爱毛主席”。

门口别提多干净啦，

没有尘上没痰迹。

我真是越看越爱看，

伸手摘下照像机。

(白)“啪”！照一张。

进到院里这么一看，
各屋里清洁又整齐，
这院的房子真不少，
可就是静悄悄的无声息。

有一位大娘在扫地，
看年纪足有七十几。

我走上前叫声老大娘，

“大娘！红旗大院在哪里？”

大娘闻听点头笑：

“对！我们公社造雨衣。”

我说：“红旗大院在哪里？”

“嚯！对，看机器的都是家庭妇女。”

“我问的是红旗大院儿！”

“嚯！你上铁轱辘把儿，
往东还有好几里。”

我说：“红旗大院在啥地方？”

“嚯！你说的是化学厂，
过这个胡同在路西。

这个厂是十二个家庭妇女花了两块四，
现在变得了不起啦！

工人有三百二十多，
每月产值够一百万元人民币。”

(白)“我没问这些。”

“你做皮鞋呀！

我们公社鞋厂做皮鞋完全用机器，
样子又多又便宜，

高靱的，矮靱的，帶花的，平底的，
你給你愛人買雙高跟的。”

（白）這挨的上嗎！

“我說你老聽不清啊！”

“噯！你找馬進卿啊！”

他在後院生爐子。

馬大哥，有人找！”

唉！大娘把事弄到兩下里。

這時間從後院出來一位老大爺，

精神飽滿白鬍鬚。

我仔細一看才明白，

噯！報紙上登的馬大爷像片就是你。

我向老人家說明來意，

他熱情接待把茶沏。

馬大爷說：“我們這是個大雜院，

十五戶人家全住齊，

全院人口七十二，

光孩子連大帶小四十一。”

（白）喝！真不少，

“解放前，這個院里可熱鬧，

天天淨唱對台戲，

孩子哭，大人喊，

打架全是羅圈的：

李家小四把張家鐵蛋打，

張大嫂出來可不依，

李二嫂過來正講理，

鐵蛋又把大寶弄了個嘴啃泥，

• 4 •

大宝他媽刚要罵，
唰！飞过来一块西瓜皮，
她回过头来这么一看，
唉！大宝他拿着西瓜当球踢。”
（白）喝！真熱鬧！“后来怎么样？”
“自从街道整风后，
这院里变了新风气。
全院的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劳动，
人民的生活也組織起。
孩子們入了托儿所，
会唱歌跳舞懂規矩。
大家每天吃飯上食堂，
妇女們安心参加生产更积极。”
我問：“后来的情况怎么样？
希望您能說仔細。”
馬大爷喝了一口水，
划了根洋火把烟吸。
“这院里团結互助就像一家人，
有些人完全改脾气。
妇女們参加生产经济上能独立，
提高思想，生活有目的。
婆媳不和的現在也和美啦，
家庭里建立新关系。
在过去，婆婆总罵儿媳婦，
经常吵嘴摔东西。
現在一提起儿媳婦，
老婆婆心花怒放笑嘻嘻；

‘俺这个儿媳妇太好啦！

劳动生产得紅旗。

我落在儿媳妇后边多丢人，

俺俩在車間里边比高低，我老婆子也要开飞机。”

（白）“啊？老大娘开飞机呀！沒听说过。”

“这是生产定額的标志，有騎牛、有騎馬、有坐汽車，生产最好的是开飞机。

过去有的两口子見面就吵架，

差一点鬧到法院把婚离。

男的說：‘你离开我，你就活不了！’

（白）‘我照样活！’

‘离开我你吃誰去？’

（白）‘我……’（哭）

現在一見面就是：‘你工作怎么样？’

女的說：‘我們工厂是紅旗。

希望你多帮助我。’

男的說：‘咱們俩人別客气。’

（白）‘你看你光鬧！’

两口子比糖还甜蜜。

在过去一見面就是张家长，李家短，

現在是研究生产挖潛力。

在过去，各扫門前雪，

現在是誰家有事全过去。

每天早上大家都上班，

这院里走得空空的。

就剩下张大娘和我沒出去，

我們两个老軍一扫地，

那真成了《空城計》，
可就是城楼上沒人唱西皮。”
我听了实在忍不住笑，
老人家說話真风趣。
馬大爷說：“张大娘耳聾眼又花，
不能进厂管机器。
我的腿脚也不利落，
几次請求参加生产公社也不批。
他們都說我岁数大啦！”

（白）“您高寿了？”“还小哪！
今年我才七十七。”

（白）还小哪！
“年青人都参加生产去劳动，
我們老人呆在家里不相宜。
給各屋整理卫生扫扫地，
掌管钥匙、收信、看門、买东西。
我們的任务很明确，
这院的卫生、收发、采购、传达兼會計。”

（白）职务还不少哪！
我听了实在受感动，
“老大爷，您的精神我們該学习。”
說着我去找老大娘，
伸手摘下照像机。

（白）“啪”給张大娘照一张。“啪”！又給馬大爷来一
张。
我回到屋里继续訪問，
馬大爷說話真謙虛：

“我們能做点啥就做点啥，
好歹也給公社出把力。
你看，西屋里李福兰成了工厂紅旗手，
南屋里靳凤兰在服装站里是紅旗，
六个孩子的母亲张淑敏，
四〇商店当经理，
参加过北京市的群英会，
正继续創造新成績。”
馬大爷越說越来劲，
我記筆記全都来不及。
这时候就听外边說說笑笑有人声，
还有的高高兴兴唱歌曲。
原来是各屋的街坊全下了班，
到馬大爷屋里把钥匙取。
小孩們放学回家轉，
母亲在托儿所接回吃奶的。
这回院里可熱鬧，
（白）就听見“怀抱着幼主爷……”“久別重逢梁山
伯……”“太阳出来哟……”“尊壯士你不該
……”“叮叮当当嘖嘖吐嘖吐……”

这些声音我难分析。
馬大爷带我轉一圈，
把我乐的了不得。
原来是西屋里正在听广播，
东屋里打开收音机，
王大嫂拿着个鋤头砸铁片，
她婆婆旁边递工具，

叮叮当当一陣响，
娘俩个技术革命造机器。
在那边大宝他媽拿了一张挑战书，
送給铁蛋他二姨。
从前她們俩見面就吵架，
現在是劳动竞赛比高低。
孩子們要給媽媽来祝賀，
大家分头找东西。
他們見工人叔叔挑战敲鑼又打鼓，
沒有鑼鼓真着急。
大宝拿起洋铁桶，
小四敲着茶盘子，
铁蛋沒有东西打，
拿着个臉盆“当当”的敲盆底。
我看这个場面太动人，
伸手摘下照像机。
（白）“啪”！照一张。“啪”！又一张。
馬大爷把我向大家一介紹：
“这位同志是演員唱曲艺。”
大家叫我来一段，
（白）“来一段！”
热情欢迎了不的。
群众的要求我一定要答复，
敲起銅板，我現編現演来几句。
唱的就是紅大院，
歌頌这新人新事新风气。
我唱的是很不全面，

您能看看我那天照的像片最实际。

唉呀！我今天出門忘了帶啦！

我回家再取，

（白）“你家在哪儿？”“在丰台。”“啊？”

我看時間来不及。

我唱到此处算一段，

唱不好，請同志們多把意見提。